

街の灯

別姫小姐系列

〔日〕北村薫——著

吴冬青——译

城市之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城市之光

别姬小姐系列

〔日〕北村薰——著

吴冬青——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之光/(日)北村薰著;吴冬青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157-7

I. ①城… II. ①北…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3434 号

『街の灯』

MACHI NO HI by KITAMURA Kaoru

Copyright © 2003 by KITAMURA Kao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03.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ITAMURA

Kaoru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R.O.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6-564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周 洁

封面设计:高静芳

城市之光

〔日〕北村薰 著

吴冬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字数 155,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157-7/I·4911 定价:36.00 元

目 录

1 名利场

63 银座八大街

127 城市之光

名利场

1

从麹町^①出发的时候，抬眼望去，淡蓝色的云像连绵的群山，浮现在千家万户的屋顶上方。那情景，就像是溶化在天空这个大水缸里的靛蓝颜料沉淀了下来似的。在浮云的那一头，天空染上了一片淡淡的樱红色。

汽车缓缓地行驶着，时不时地有性急的车子从边上超越过去。

“总是这么从容不迫啊。”

听到我的话，园田也没转动一下他那穿着制服的肩膀，眼睛依然看着前方答道：

“是啊，时间很充裕呢。”

① 麹町，东京地名，江户时代为武士居住区，明治以后为高档住宅区。

我从座位上探出身来，把脸凑近与驾驶室之间的隔板上的玻璃窗。当然，即使不凑上前去，声音也能传过去的。

“——听说皇室中也有自己开车的，而且车子开得飞快呢。”

自己开车的华族^①并不稀罕，可是说到皇室，那可就不一样了。不过我也只是在学校里偶然听说的，不知真假如何。但是这种事情嘛，假的也会当真的来说的。

“真的吗？”

园田带着一丝惊愕的回答让我觉得很有趣，于是我说道：

“噢！皇室不是也练习骑马吗？开车就好比现代马术吧？”

“那可有些不一样。简单地说，华族的太太们虽然自己撑阳伞，却不会自个儿打雨伞吧。”

“显得有身份？”

“是的。”

“那么，士族^②人家的女儿怎么样呢？是不是应该学会现代马术呢？”

我们花村家族，原是相模^③地区的士族。祖父这一代成为领主管家的养子，地位是上升了，不过毕竟不是藩主，明治维新时也没有功勋，所以没能获得爵位。

当然，华族也有各种各样的，都城还在京都时就在朝为臣的人家，虽有爵位却囊中羞涩，甚至还有因为授了爵也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作为华族的体面而不得不挥泪取消爵位的。

① 华族是指明治维新后，被授予公、侯、伯、子、男爵位，居皇族之下士族之上的世袭特权贵族阶层。二战后被废除。

② 明治维新以后对原武士阶层的称呼，居华族之下，平民之上。二战后被废除。

③ 旧藩国名，今神奈川县大部。

我祖父认为，这个时代要出人头地就要从军，于是投身军界，担任师长，说得好听点是靠着一身豪胆，说得难听点是靠着吹大牛，成了陆军中比授爵还引人注目的传奇人物。凭着祖父的声望和自己的美貌，姑姑嫁入了一个子爵家族，爸爸则进入了经济界，当上了在日本也是名列前五位的财阀旗下一个商社的社长。

我曾经问过爸爸：

“哎，爸爸。”

“什么？”

“爸爸是社长，所以我们家有钱，可是桐原家有川家为什么那么有钱呢？”

“桐原家是侯爵，有川家是伯爵呀。”

“可是听说有好多伯爵家里却并没有钱啊。”

“那是因为啊，这两位明治维新前是称为大名的诸侯领主。这些对英子来说还太难懂，可不能听个一知半解的就到外面去乱说哦。总的来说啊，大名华族都是有钱人。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公债呀，绩优股票呀，当然还做着好多其他事情，整个家族本身就好比一个公司。”

我有些将信将疑地歪着脑袋说：

“就和桐原社长、有川社长一样？”

爸爸苦笑着说：

“嗯，差不多吧——可不许对外人说哦。”

今天我是应邀去参加那个“有川社长”家的女孩节宴会。

我和我的同学——伯爵家的千金有川八重子小姐从快要变成一个大孩子的时候，按学校的课程来说就是从“中期”开始，成了要好的朋友。

到了中期，我们开始学习裁缝啊，外语啊之类的新科目。

外语可以选择英语或法语。据说在俄罗斯，在社交界还存在的时候，人们是用法语来交谈的。很多同学被法语听上去优雅的感觉所吸引，选择了法语。

我呢，从还只会说片言只语的日语时起，爸爸就给我请来了家庭教师海伦小姐，所以英语是自然而然地记住的。令人怀念的童话，也就不是《桃太郎》而是《彼得兔》。爸爸因工作关系曾长期在伦敦生活，所以特别偏爱英国。这多少也反映在给我取的英子这一名字中，不过幸好没有给我取名叫 A 子。

其实我倒也并不是为了图轻松，只是极其自然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英语。每当文部省呀什么地方有人来听课时，大概是为了展示学习成果吧，老师经常指名让我朗读。

听了我的英语朗读，就像是对一只用奇妙的声音鸣叫的鸟儿产生了兴趣似的，有川小姐主动跟我搭起话来。昭和可真是个好时代，大名府上的八重子公主居然可以和士族家庭的我平日里随随便便地互相昵称有小姐、花小姐什么的了。

2

“可是，开车是很危险的啊。而且，有身份的人要是出个事故什么的，马上就会上报纸。前些时候，什么地方的警察局长的座车……”园田说。

“我知道。是撞了一个突然跑出来的男子吧。”

“正是。从开车的一方来看，没头没脑地突然冒出个人来倒也真是让人受不了。”

“可是，不应该撞了人逃跑啊。而且，后来的辩解也离谱。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当时因为我坐在后排座位上睡觉，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么说的吧？”

“是的。”

“亏他说得出口！”

渐渐地，路上的行人、树木和房屋看上去都像是变成了一幅幅剪影。当有川府那长长的围墙进入眼帘的时候，浮云和天空的界限也像是用水墨晕开了似的分不清了。

园田用粗大的嗓门说道：

“已经有先客了。”

这时恰巧有一辆车打着车灯进入了有川府的大门。

坐在我旁边的阿芳问道：

“那是什么车子？”

只是在昏暗中远远地看了一眼，能看出来吗？我想。可园田不愧是专职司机，他答道：

“是克莱斯勒。”

“会是谁呢？”

也许园田在学校正门前等我放学时经常看到那辆车，而且司机之间在等候时也会聊聊天，所以园田或许知道是谁的车。

“光这么看一眼，我也不清楚……”

穿过大门，又在行道树之间行驶了一会儿，终于到了停车门廊。园田敏捷地下车打开车门。等候着的有川府的人打着灯笼照着我的脚下，地面上映出一片圆形的亮光。

“请当心脚下。”

阿芳确认了一下我的长袖和服有没有凌乱之后，就从那里直接去了随从休息室。园田则把别克开往停车处。

今天因为是女孩子们传统的偶人节^①宴会，所以要去的是有川府的日本馆。各主要路口都燃起了篝火，指示着通往日本馆的路线。

坐着克莱斯勒来的客人，原来是桐原侯爵家的道子小姐。这位道子小姐还带着个助手，助手给她打开了车门。

从车上下来的道子小姐，用她那瓜子脸上看上去总是有些瞌睡的眼睛，向我打着招呼说：

“晚上好。”

“晚上好。”我回应道。

篝火堆里的木柴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木头烧焦的气味从一下子变得浓重起来的夜色中飘来。

虽然是庆祝桃花节，但是因为是推迟了一个月在四月份举行的，所以桐原小姐和我都穿着绘有樱花图案的长袖和服。桐原小姐的是吉野山的樱花，我的是从下摆朦胧的紫色渐变到盛开的樱花。

在我家里，庆祝偶人节是在新历三月三日举行的。在这昭和盛世，那才是自然而然的吧。可是有川府却不同，四月三日邀请成年宾客，今天，也就是四日才是八重子小姐当主人的孩子们的宴会。

而桐原小姐家里则内容更丰富了，三日、四日两天分批邀请众多宾客，举行盛大的宴会。如果说春季游园会是正式的公事性活动的话，那么偶人节主要是邀请各界名士呀，各国大使馆的夫人、小姐。五日才是

① 偶人节，祈祷女孩健康成长的节日。又称桃花节、女孩节。原为旧历的农历三月三日，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改用新历后为公历三月三日，但仍有部分地区按农历或在公历四月三日庆祝。

桐原家姐妹邀请朋友的日子。

大名华族家的偶人节宴会似乎大多安排在四月份。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四月里气候转暖，客人容易聚集的缘故吧。

我稍稍退后一步让开路，桐原小姐说了声“不好意思”后走在前面。

桐原小姐和我都各有一盏灯笼给照着路，灯笼沿着切割成几何形的石块铺设的石板路为我们指引着。

因为今晚这座大宅院关掉了电源，所以黑夜显得更加深沉，各处燃起的篝火，像是在撕裂着一团团黑暗似的，发出艳丽的亮光。在跃动的火光映照下，栽种在一小片灌木丛中的雪柳显得分外洁白、灿烂。

这篝火，还有那点亮的石灯笼，要不是这种时候，是难得一见的。我不禁有一种恍如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偶人陈列台的感觉，连那窸窣的脚步声，自己听来都觉得有些神秘。

八重子小姐在日本馆的玄关迎接客人。长长的走廊里、榻榻米的宴会厅里，像撒上了大颗大颗的星星似的，摇曳着日式宫灯的烛光。

宽大的宴会厅的三边都铺上了红毡毯，就像帝室博物馆的展览一样，上面排放着估计是历代公主玩赏过的好几组女孩节偶人。光是摆放这些偶人，也够费一番力气的吧。

不过，据说桐原小姐家的大宅院里，还有专门负责开关风雨雨套窗的人。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开窗，中间吃了顿午饭又连续花上好几个小时，等全部打开的时候已经暮色将至，缓口气又马上要关窗了。诸侯大名做什么都是大手笔。

在我观赏着偶人的时间里，八重子小姐邀请的朋友们陆陆续续地到达了。

眼睛适应了屋内昏暗的光线后，偶人脸部的细微之处也都能看得清

楚了。记得小时候，我对那些用来衬托偶人的各种偶人节用具的精致的工艺，比对偶人本身还感兴趣。而此刻，我却突然觉得，摆满三面墙脚的偶人们，正用小巧伶俐的眼睛注视着我。

——那个偶人的脸长得像双叶山^①。说到双叶山啊，五月份学校组织的旅游好像是要去榛名山^②呢。那可是不一样的山呐。去年我们去哪儿了？野田^③呀，我们不是参观了酱油厂吗？原来看了酱油厂啊，讨厌——穿着五颜六色长袖和服的女孩们进行着诸如此类天真愉快的交谈，把偌大的宴会厅都烘托得亮堂了起来。看到我沉思不语的样子，作为主人的八重子小姐，把她那长得有些像松鼠的脸凑近我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我是在想，这些偶人，到现在大概已经观察过很多很多女孩了。”

“哎哟……花小姐你可真有意思。我从来没想到过被偶人看着呢。”

那些有着久远历史的偶人，大概从几百年前开始就一直观察着人世的变迁吧。对它们来说，面前的我们，也只不过是眼前流过的无数女孩交织成的画卷中的一个场景——转过放映机镜头的胶片上转瞬即逝的影像而已吧。

我们坐到了偶人节料理前，朱漆酒杯里斟上了甜白酒。从那宛如盛着一片彩霞的樱花篮里，摘下一朵浮在酒杯里。这里也没有用桃花。对武士门第来说，也许樱花更为合适。

在日式宫灯略显浓稠的灯光下，朱漆的颜色反射着美丽的光泽，偶

① 双叶山，相扑力士双叶山定次（1912~1968）。

② 榛名山，群馬县中部二重式火山，中央火山口有榛名富士和榛名湖。

③ 野田，千叶县西北部地名，江戸时代以来的酱油产地。

人节的甜白酒柔和地浮在其中，那小小的白色水面上漂浮着一朵樱花。

这看惯的春之花，采下一朵仔细观看的话，实在是一件精妙的工艺品。

宴会结束后，在送我到玄关的途中，八重子小姐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凑近我快言快语地问道：

“哎，花小姐，‘Vanity Fair’是什么意思啊？”

3

华族的年轻人之间，似乎交往还相当频繁。在自己家里举行各种聚会呀，受到别人的邀请呀，或者去华族会馆呀等等，都会有交流。虽然不去外面的世界，但在他们的圈子里，却似乎像一个大家族一样关系亲密。

有川小姐家里不久就要举办一个赏樱游园会。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例行活动，每当那个时候，宽阔的庭园同时又是一个相亲的场所。好像是在说到这个游园会的时候，哪家的少爷对八重子小姐说：“嗯，那也就是一个 Vanity Fair 吧。”

乖乖地承认不知道可是件令人气不打一处来的事情，所以就装出一副微笑的样子应付了过去。英语的话也不必自己动脑筋，问花小姐就行。如此这般，问题就到了我这儿。

虽然是问一声家庭教师就能解决的事儿，可是如果是什么让人脸红的事就糟了，所以就下问于我这个比千金小姐们或许多多少少要懂些世故的人了。

我仓促地答道：

“‘Vanity’就是虚荣啊。‘Fair’呢，有公正的意思……还有博览会的意义。”

“这样啊。”

有一个词突然闪过脑海。

“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叫‘浮华世界’、‘名利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对游园会作这样的比方，那实在是一种充满嘲讽的说法，活脱脱的就是华族少爷的口吻。

我对八重子小姐说回家后再查一查，然后出了有川府。

回到家，换了衣服来到客厅，正好看到雅吉哥哥躺在沙发上听着克莱斯勒——不是汽车，而是小提琴，小提琴大师弗里茨·克莱斯勒的唱片。大学正放春假。

“在认真学习吗？”

“啊，虽然身体躺在沙发上，脑子却在高速运转呢。高深的哲学……”

哥哥用食指戳了戳自己的头继续道：

“正在这里形成。”

“真想瞧一瞧呢。”

“高深着呢——高深，明白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哪是你的眼睛看得明白的？”

《爱的忧伤》那甜美的旋律回荡着。关东大地震的那年，也就是九年前，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来到日本，在帝国剧场举行了演奏会。妈妈带着上小学的雅吉哥哥去听了演奏会，雅吉哥哥对此一直引以为傲。妈妈常说，要是再过两三年的话，也会带上英子去的。

总而言之，哥哥因为早出生，经验和知识比我丰富。

“哎，我想问点事情。”

“啥事？”哥哥一边用手指打着拍子一边说。

“什么是《名利场》？”

“——喂，你连这个也知道啊？”

给哥哥说得有些懊恼，于是摇着还躺在那里的哥哥的肩膀说：

“快告诉我！”

雅吉哥哥被我摇得身体直晃悠，连话也说不顺溜了：

“那是——英国的——小说啊。是一个叫——萨克雷的人——写的。”

“什么？”

“一个叫萨克雷的作家。哈哈哈。”

哥哥是文科生，而且自己也在写老是写不完的剧本。

“我听说过的。”

“真的吗？——哦，萨克雷鼻子太大，看起来都有点歪了。”

这话让我感到意外。

“咦，你怎么知道的？”

“其实啊，前几天……”

哥哥一本正经地说。我不由得探出了身子。

“在资生堂茶室，我们一起喝过茶。——喂，喂，住手！别闹了！”

“那你快说呀！你可真是费事。”

“《我是猫》里写着呢，里面提到‘萨克雷的鼻子’。”

“……原来如此。”

夏目漱石的作品，我的同学也经常看。少女小说和夏目漱石是女生经常捧在手里的双璧。夏目漱石的《哥儿》我也看过。

“不过‘名利场’这个词本身并不是萨克雷先生发明的，好像另有出

处。但是，这个词开始广为人知，是在萨克雷使用之后。你听说过——应该说看到过吧。”

“什么？”

“因为家里有那本书啊。打开图书室的门，在门后面的那个书架的上方。”

这真是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呢。

“谢啦。我找找看。作为感谢，我告诉你一个消息。电影广告看了吗？”

“报纸啊——没，今天的还没看。”

“田中绢代^①的新片，倒是挺适合哥哥的呢。”

“是吗？你报纸倒是经常看呐。”

哥哥站起身来对我说道：

“——妈妈说啊，女孩子家报纸还是少看为好。”

我们家里称呼“爸爸、妈妈”。我上学后才知道，这在皇室里头，则称作“OMOUSAMA、OTATASAMA”。大声称呼父亲的时候，“OMOUSAMA、OMOUSAMA”的呼叫声听起来就像在说“思考的样子、思考的样子”。

在王公贵族家庭，那称呼是“ODEISAMA、OTAASAMA”。像我们这样的武士家庭，似乎本来应该叫“OTOTOSAMA、OTATASAMA”的。当然，像那些做外交官什么的长期在西欧生活的家庭，甚至还有叫“爹地、妈咪”的。

“噢，为什么？”

① 田中绢代，日本大正·昭和时期著名女演员。

“最近不是常有怪里怪气的事件发生吗？比如玉之井^①的碎尸杀人案之类。不利于妇女儿童的教育嘛。”

“啊，那个事件呀。人们在询问侦探作家‘真相如何’呢。”

“其实问了也是白问。侦探小说那是纸上谈兵呐。”

“那倒也是啊。”

“就是问弓原姑父，作为检察官，因职业关系什么也不能说；而作为侦探小说家，大概又会笑而不答——无可奉告吧。”

弓原姑父就是大美人姑姑的夫君弓原太郎子爵，东京地方法院的检察官^②。大概是用脑过度的缘故吧，年轻时就头发比较少，取而代之的是蓄着一口卓别林式的胡须。

弓原姑父文笔很好，经常有杂志社什么的请他写一些与犯罪有关的随笔。有一次，因为在文章里说“一方面也出于工作上的兴趣，经常看英美的侦探小说”，于是马上就有一家叫《新青年》的杂志，来请他写一个短篇，说是要搞一个“名人名士侦探小说特辑”。

虽然不乏让作家代笔自己只出借一个名字的人，但弓原姑父却兴致勃勃地自己动手写了起来。华族写侦探小说——加上这种意外性，姑父的小说似乎颇受好评。打那以后，姑父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作品。

大概是由于姑父夫妇没有孩子的缘故吧，所以对我特别宠爱。不过，每次我恳求姑父说“让我读一读姑父写的书吧”，姑父却总是温和地笑着说：“对我们小英来说还早了点啊。”

“——要是问姑父，大概就那个态度吧。”

① 玉之井，现东京都墨田区东向岛五条一带，一九五八年以前曾是私娼一条街。

② 当时还没有独立的检察厅，检察官隶属东京地方法院检事局。